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園繫香江百載情

點滴

陳復生

世事千變萬化，紅塵濁流滾滾。在亂世中，許多人都會求神庇祐，希望求仙得道，逍遙物外。

人生無常，古時候的人遇上困境，許多時都會求神庇祐，希望順利渡過難關。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有求神問卜的習慣，慢慢演變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文化。

在原始社會時期的中華民族，已經有祭天、祭祖等崇拜活動，至春秋戰國，吸收了神仙方術並產生方仙道，後來又融合道家、陰陽家的「五行」、「陰陽」學說，在漢代後期形成黃老道，至南北朝經過宗教改革，逐漸演變成現今的道教。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道教思想源於軒轅黃帝，道教體系的最早創始人是天師道的張道陵，並且崇拜道家老子為道祖。道教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漢魏兩晉的起源期、唐宋的興盛期、元明全真教出現的鼎盛期和清末的衰落期。

魏晉以後，道教取代了道家的地位，在社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了文化信仰的作用。

而香港的道教文化中心就以嗇色園轄下的黃大仙祠最為人熟悉。祠內供奉東晉時南中國道教著名神祇黃初平，另亦有供奉儒、佛兩教的神祇如孔子、觀音等，故三教融合為黃大仙祠一大特色。

正在無綫電視財經資訊台播映的文化節目《復興新生系列．園繫香江百載情》，訪問了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義覺）道長李耀輝博士，他在節目裏，替我們娓娓道來嗇色園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百年情緣，當中不乏黃大仙師信仰的史實和顯跡，更分享道家思想的哲學及道教文化的精神。

李耀輝博士主要研究儒釋道三教，曾擔任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講師。他早年服務警隊三十餘年，退休後於嗇色園以義務性質出任監院，一直致力推動道教文化、整頓園內各項設施及完善行政秩序，以現代化與環保相結合之概念，將道教文化傳播到社會各層面。

他認為道教教義取自老子的《道德經》作為範本。道教最重要是清靜無為，所謂「無為而治」。有一個經文「清靜經」，就是勸人如何心境清靜，便會沒有煩惱。

凡事不要執着，珍惜自己的生命，最重要講求內心的世界，這就是道家的修煉……

（待續）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義覺）道長李耀輝博士在《園繫香江百載情》節目裏，道出嗇色園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百年情緣。作者供圖

BNO入籍英國絕非好橋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英國政府不顧中國反對，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允許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300萬港人，有權在英國居住和工作5年，並在其後的1年，可以申請入籍；而由1月31日下午5時起，合乎資格港人可透過網上預約申請簽證。

為回應英國單方面更改BNO條款，中國政府亦於1月29日公布，由1月31日起，不再承認BNO作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特區政府亦宣布全面配合國家的反制措施。國家以不承認BNO作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回應英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絕對是一條好橋；一來令國際明白中國維護主權的決心，另一方面亦給港人來個當頭棒喝，令大家不禁冷靜思量，是否真的應該申請BNO以至移居英國？

文公子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生，親身耳聞目見殖民時期，大部分本地華人在英國統治者前，根本沒有「出頭」機會的苦況。「鬼頭」上司們的態度，就算平時對你如何客客氣氣，雖然說不上歧視，但實質上眼光卻總帶點視你低人一等的感覺；加上古人智慧早有「人離鄉賤」的名言，也聽過不少同學和朋友的旅英經驗，對於在英國生活，文公子根本沒有憧憬。

文公子1997年前也曾申請過BNO作為旅行證件，但期滿後並沒有再申請續期，一來因為手續麻煩，要向英國領事館申請，而且收費頗貴，吸引力自然大大不如收費相宜的特區護照；加上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地方也已經相當多，歷史亦多次證明，港人在外國出事時，中國領事館對護僑很有擔當，心理上也較對港人已沒多大義務的英國領事保護踏實。

要不要申請BNO？去不去英國定居？相信是個人的決定。但網上也已經有人計算過，由申請BNO到能真正入籍的6年間，一個4人家庭每年需要繳交的費用，已近3萬英鎊，即約30萬港元。

先不說要放棄大灣區以至整個國家正在急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也不說在英國居住6年毫無福利也要付出的費用，就算只是放棄自己在香港建立經年的事業，舉家往他鄉做一個二等公民，手持港幣財富卻要以英鎊消費；而在工作崗位上，英國的競爭遠比香港激烈，工作經驗也要從頭計算……就算你不介意由低做起，但面對的稅率卻最高達45%；而且英國脫歐後，政治和經濟前景都不明朗，疫情也還在失控……文公子就不認為移居英國是一條好橋了。

最佳男配角——白彪留羊咩鬚轉運

淑梅足跡

車淑梅

最近榮獲「最佳男配角」、74歲的白彪已經入行52年，非常興奮獲此重要獎項，他特別要感謝《香港愛情故事》的監製林肯、編審何靜怡寫出如此貼地的劇本，「我其實並非大聲公，我好溫文，不過這個角色我很容易做，因為我小時候都有這樣的體會，以前爸爸媽媽3天一小吵、4天一大吵，12兄弟姐妹，我排第8，住在一間小鐵皮屋，天生天養。我去球場上學，從早踢波踢到夜晚回家吃飯。當時還會跟大佬，如果不這樣就是不夠義氣，幸好我當年被引導食白粉，第一啖就作嘔，沒有上癮，否則我會誤入歧途。」

為興趣白彪自小學習不同派別的拳術和功夫，考進邵氏技能訓練班，與狄龍、陳觀泰、鄧光榮等成為師兄弟，導演更為他起了一個武功高強的藝名，自始劉國榮變成了白彪，後來更成為了第一代郭靖！最難忘當年被金庸先生公開稱讚他跟郭靖神似，「其實我都覺得相似，因為自己資質不夠Smart，學10遍還欠一招，還有，我很容易給人搵笨，哈！」

1995年無綫拍新版《神鵰俠侶》夥拍古天樂、李若彤，「我第3次做郭靖駕輕就熟，當年古天樂青靚白淨，成個白面書生，嘩，記性好，好專業，演得好自然，武打同動作都OK。當年我看他的眉目氣質已知非池中物……後來曬黑了，整個人Sharp了，男人味出來了，膚色改了好運即刻到了！」

「我都相信運氣，前3年空閒着，我看着鏡子問自己，為何這個樣子？要轉一轉，試留羊咩鬚罷，哈，真的立刻回來演出《開心速遞》的雷公！再者，我對孖孫龍鳳胎都帶給我好好運，令爺爺得了最佳男配角獎！我好Enjoy做雷公，好霸道，說話好權威又陰濕，一點都不像郭靖。」

1990年白彪移民加拿大差點離婚收場，「當時少工作，心情麻麻，兩公婆嗌交時又會口不擇言，我同老婆說了一句：咁多樣嘢你識乜吖！原來傷害了她，她記住了。有一次，我好衰，吵架之時將花樽掟落道牆，掟穿了個洞，為這件事老婆要跟我離婚，紙都差不多簽了，後來大家冷靜，老婆回心轉意……那個洞3個月後仍在那裏，我第一件事親手去修補，連帶也將段情修好了。其實，兩夫婦一定有拗撬，只要互相體諒，各自退一步，最緊要萬萬不可提及『離婚』兩個字，一定好像《香港愛情故事》的大團圓結局！」

「去年老婆回港探望龍鳳胎，回想當時孖孫未足月出世，我們都非常擔心，出生時如兩團小麵粉、小貓咪，要住氧氣箱，又因疫情關係未可探望，只能靠護士傳來的相片……不過現在孩子已經學習走路了，好開心！8月老婆已返回加拿大，她對我絕對信任，而且好照顧我，教曉我在酒店煲紅蘿白薯仔洋葱瘦肉湯，她真是個好老婆，還讚我啲戲好睇！」

白彪哥哥取得了最佳男配角，可有想再下一城取視帝？「人望高處當然想，不過我個人其實沒有特別追求，這兩年TVB給我很多好回憶，使我重獲自信，我已經好滿足！因為人生如坐過山車，有高有低，一切平常心，再多吸收多學習，不要自閉，機會就在前面。」

白彪哥哥永遠和顏悅色，因為他知道滾水中看不到倒影，平靜中才看到真相，這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白彪好Enjoy做雷公。 作者供圖

劉德華在抖音的一句話

娛生樂與「路」

路芙

近兩年因為修例風波以及疫情令到所有生態環境轉變，有很多人都在家工作，但亦有很多人因為抗疫疲勞堅持要出街應酬，在修例風波的日子裏最重要的問題便是顏色問題，之前劉德華（華仔）因為顏色的問題遭受到激進分子言論襲擊，對他來說可以算是一個打擊，因為華仔在香港的形象是萬人迷，任何一個人也喜歡他，差不多找不到一個不喜歡他的人，但係因為政治問題令到他受到奇怪的襲擊，這個我相信他也意想不到，相信因為政治身份問題有很多藝人不敢站出來說話，擔心自己的前途、擔心自己的收入，也許這個問題令到華仔也要面對，他因為疫情的關係工作暫緩下來，突然間在社交平台「抖音」出現。

華仔僅僅用7天的時間便在抖音內狂吸粉絲差不多4,500萬人，每一條視頻的一句話都惹起關注，這個吸引力真係冇人能及，相信很多人也因為他的吸引力以及不怕被言論襲擊的勇氣絕對支持他；老實說，現今社會因為疫情的關係，失去了很多工作，加上人為的問題令到很多舖頭執笠，娛樂圈沒完沒了的無工開，怎樣能夠生活呢？但若果你回到內地工作，至少有些希望，因為內地的市場仍然活躍，而中央政府的抗疫工作做得特別完美，令到市民們對生活的苦痛也能堅強起來面對。所以我見到有很多藝人除了學習互聯網上的生活之外，最重要的是回歸內地平台，吸引內地粉絲支持自己，希望仍然在工作上找尋一線生機。

另外一位是李若彤，我在微博中見到她很努力地每一天發一至兩條片，無論任何年紀也被這位女神吸引，李若彤也好用心地在每一條片分享她個人的護膚心得和生活心得，令到粉絲們投入她的世界。所以我相信很多藝人其實可以嘗試從抖音、微博、微信當中尋找其他商機的機會，就等於「獎門人先生」之前在內地的一個直銷節目中幫手做主持人，直播的時間開賣已經超過幾千萬，這個便是一些知名度高的人可以運用自己的名氣同時也可賺取豐厚的收入。「獎門人」也非常關心自己香港沒有工作的幕後員工，所以他說過若果有內地平台找他做直播直銷，團隊一定要用他的幕後人員，這個便是尋找商機的好機會。

當然若果你是知名度不夠的朋友，唯有默默地在自己的互聯網尋找機會繼續努力堅持自己拍攝自己個人的題材，相信總有一天有粉絲會看到你的。

天邊的草原

百家廊

胡野秋

我愈來愈確信，我來自於草原。

儘管我沒有在草原上真正地生活過一天。只是十年前，和鳳凰衛視《縱橫中國》攝製組去過呼和浩特，並且在那裏過了不期而遇的生日。當時在城邊，遙遠地看過一眼草原。朋友說，真正的草原還得有一天路程。當時還有採訪任務，未能成行。但我離去時，心下坦然，因為我相信我還會回來。

我出生在江南，那個杏花春雨的江南。流經家門的那一段叫青弋江，所以我總認為我的人生一開始是濕漉漉的。從小就聽慣了棒槌在青石板上的捶衣聲，每天在這種脆而柔的聲音中醒來，然後穿衣、洗臉、上學。

父親告訴我，我們的上一代，在更南的古徽州，再上一代在婺源。再再上呢，父親沒有說。我想他也不知道。那年頭是個只有噪音沒有音樂的時代，如果說有，那也只是大喇叭製造出來的「重金屬」音樂。那種經歷使我對重金屬音樂至今持有偏見，我曾勸過一個發燒友，別聽那玩意兒，文革時的重金屬已經登峰造了極，那傢伙傷耳傷腦傷心。

不知什麼時候我開始對二胡着了迷。沒有老師，沒有教材。對着小小的樣板戲唱本一通亂拉，起初拉得全家人呲牙咧嘴，後來找着了調，才算慢慢饒了他們。

有一天，大姐夫來我家裏，準確地說那時他還沒有「轉正」，只是我大姐的男朋友。他拿過我的二胡，信手拉了一段，曲調悠揚，勝過樣板戲。我問他這曲子叫什麼，他說叫《牧羊姑娘》。我說，你把譜子給我寫下來。他給我寫了一張紙。

於是，我沒事就拉《牧羊姑娘》，邊拉邊想牧羊姑娘。我想，天已經黑了，牧羊姑娘你怎麼還不回返，夜裏你肯定很冷。但更多時候我想像着草原的美景，牧羊姑娘在羊群的簇擁下如同公主，西天的晚霞在她的臉上塗滿了胭脂。就這樣，南方的癡癡少年一拉就是許多年。後來拉《嘎達梅林》，拉《雕花的馬鞍》，拉一切能聽到的蒙古歌。我覺得，也只有這種攝人魂魄的旋律才能被稱之為音樂。後來，在南國我結交得最好的朋友，恰恰是蒙古人。我在《深圳特區報》做副刊編輯，開了當時內地報紙最早的個人專欄，就是為千夫長開的「野鶴行雲」，那時他的筆名叫「鶴野」，與我有一野之緣。我們談詩、談歌、談酒、談夢，談一切虛無縹緲的東西。廣州的姜湯兄，家裏一度成了我們的俱樂部，每到周末我從深圳上去，姜兄的客廳裏有架碩大的鋼琴，我一看見手就發癢。大家聊天，我彈琴，一不留神，還是《牧羊姑娘》。

終於有一天，蒙古哥兒們對我說，還真有點草原的味兒。那時我想告訴他，我本胡人。我姓胡，胡人的胡。這是個悠久而遙遠的姓，儘管對胡姓的來歷有多種考究，但我獨鍾其一。

那個說法是，很久很久以前，北方的遊牧民族向南遷徙，有匈奴、韃靼、東胡等族一路向下，伴隨着遷徙的自然還有戰爭和殺戮，那時他們被統稱為「胡人」。

胡人和中原人經過了亦敵亦友的數百年，互相融合了，胡人的後代開始用了漢人創造的姓。因此說起來，胡姓的所有者雖然是「胡人」，但著作權還得歸漢人。

胡人在漢人的土地待下來了。這裏沒有大片的草原，但有小橋流水人家；這裏沒有奔馳的駿馬，但有雞犬之聲相聞。胡人征服了漢人的土地，漢人征服了胡人的頭腦。

於是，才有了大中華的理念。

其實在《嘎達梅林》一開始就昭示了這種神奇的融合。「南方飛來的小鴻雁哪，/不落長江不呀不起飛，/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是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蒙古人蒼涼的吟唱中，已經有了「南方」、「長江」的重要位置。嘎達梅林、鴻雁、長江、蒙古人民的土地，多麼奇異而完美的組合。

但有一個夜晚，我從夢中醒來，黑暗中似乎聽見了那聲悠悠長歎：胡不歸？在黑暗中，我四處張望，卻找不到聲音的源頭。後來，我發現，那聲音發端於我自己的體內。

於是，我的腦際不斷浮現出藍天、白雲、草原、羊群，不斷鳴響起千迴萬轉的長調。彷彿騰格爾就在我的耳邊吟唱《天堂》，歌詞簡單得連小羊羔都能聽明白，但那種意境，能讓你暈乎半天。

我開始懷念草原，懷念那片一直沒有親近過的黑土。我重新想起牧羊姑娘，想起嘎達梅林，想起忽必烈，想起成吉思汗。

在高樓林立的現代都市裏，我開始明白了一個長久困惑我的問題，那就是我為什麼至今未去草原。我想，我是怕自己一去就離不開。終於有一天，我去了草原，其實更想說是回到草原。那一年，為了把千夫長的小說《紅馬》改編成舞台劇，主創團隊前往科爾沁草原采風，這是小說的原發地。我們開越野車自北京一路向北。漫漫冬夜一路行進到內蒙境內，接近赤峰時，猝遇風雪交加，讓來自最南端的港澳台藝術家們大有措手不及之感。然而當天色漸漸泛白，朝霞初露時分，車外的白雪紅日讓所有人精神大振，大家下得車來，在漫天雪地裏盡情撒歡，夜裏的一絲不適煙消雲散。過赤峰之後，天氣晴好，一路金黃，白雪無痕，讓大家對剛剛經歷的那場風雪產生不真實的魔幻感。腦中飄過大雪是真是幻的疑問。

到了科爾沁草原，魔幻感愈來愈強。我們在漫沼行走於蘆葦蕩，看鴻雁隊隊排成行；我們沿着可汗山的蒼狼大道朝拜成吉思汗、忽必烈，感受蒙元兵團的豪氣；我們在八百里瀚海，翻越一道道沙丘，感受蒼涼和荒蕪，令人驚奇的是偶遇一條銀色小蛇蜿蜒着游過沙海，我們目視這個精靈從我們身前離去，雙方互不驚擾。該看的都看到了，計劃與非計劃的情境也都遇到了。白雪、藍天、黃葉、黑地、漫沼、鴻雁、銀蛇、蘆葦蕩、金草垛、小紅馬……一周超常規穿越了三千多公里，足跡到達四個旗：扎魯特旗、科左中旗、科左後旗、奈曼旗，作為三台車其中的一位司機，我對自己超強的體力很滿意。

內蒙的一周恍如一瞬。去時有趣，歸必不凡。飛機延誤，在呼市機場滯留三小時。誤機的唯一副產品，是我在機場寫完了歌詞《我本胡人》，了卻多年心事。

方寸之地舞乾坤

愉韻度曲

梁君度

何國勳先生是廣州著名篆刻家。他11歲自學篆刻，驚動名滿蘇杭的篆刻名家蔡謹士，獲蔡謹士關懷和指導。隨後，何國勳更得容庚、商承祚等國學大師指點，最後拜入頂級篆刻大師鄧散木門下。他一生筆耕不絕、刀不離手，方寸之地舞乾坤。半個多世紀以來，治印過千，大多是為名書畫家鑄印。

何國勳的篆刻繼承了鄧散木趙派一脈的風格。趙古泥一派治印側重刀筆，章法往往支離突兀，別有會心。何國勳一印入手，便反覆布置，不惜積時累日，故其所作之印，平正者無一不揖讓，雍容運巧者無一不神奇變幻。印有以巧取勝，也有以拙取勝。何國勳的印，巧而不纖媚，拙而不板滯，在嶺南獨樹一幟。依我拙見，他已青出於藍勝於藍。

以印會友，是何國勳的一種生活方式。雖廣州的金石氛圍不及蘇杭濃厚，也無西泠印社這樣知名的篆刻機構，但卻不乏如關山月、林墉、陳永鏘一樣的著名書畫大家。關山月生前最後一本畫集《天香贊》，何國勳為其封面和封底各治印一方；當年陳永鏘應人民美術出版社禮約出《百花譜》，何國勳更一口氣為其治印一百枚，慷慨以贈，至今傳為佳話。鑒於他的高風亮節，許多書畫名家都將其引以為知己。

我近年來專注國畫藝術，手頭缺少佳印，何國勳知道後主動為我刻了一批閒印，為我的拙作增色不少，故特意在此介紹他為我所創作的幾方印，以饗讀者。

●何國勳篆刻作品釋文依次為（左圖起）：1.長樂未央。2.無意於佳。3.人長壽。4.墨戲。 作者供圖

好好生活，慢慢愛

從零創夢

王嘉裕

一說到生活，我們都知道自己的目標，就是過得開心，過上舒適合意的生活。但是我們經常過於着急，還未能夠處理好追求目標和活在當前的關係。有了目標，也不缺乏對於目標的憧憬，卻缺乏追求目標的耐心，太着急，是當今很多年輕人的特點。

我有這樣一位朋友，可算是一位「成功人士」，讀完了一流的大學之後，又取得了極好的工作，年紀輕輕，事業有成。只是在感情方面，還沒有遇到一位合適的。一次有緣相識，他認識了我的一位女性朋友。他對她印象很不錯，從見面回來之後，他就開始規劃着如何把這位女孩追到手，甚至他還規劃了他們以後的生活，規劃了在多久之後，應該過上怎樣怎樣的生活。所以，他展開了熱烈的追求。

他們也開始過一段相處，看起來進展不錯，但很遺憾的是，那位女孩最後還是放棄了他。一問原因，原來是因為他對於感情、生活，甚至對於整個人生的規劃，都太過於着急。他好像是只要達到目標，而不在乎過程的體驗。她說，他雖然獲得了今天的所謂的成功，但他的生活卻是很乏味的，按部就班，動機過於強烈，一路上只顧着奔跑，顧着達到這樣那樣的目標，卻忽略了沿途的風景，雖然最後是達到了目標，生活中卻沒有什麼快樂可言，因為缺失了對生活的慢慢體驗，所以她放棄了他。他曾表示，想不通她。但是從我的角度來說，我是比較贊同這位女孩的。因為，她更懂得生活。他們的思想高度還沒有達到同一個水平，女孩子活得更加通透，她有着慢慢感受生活的意識，有着感受生活之美的能力和耐心，我相信她一定會過得很充實，也會活得比別人快樂。

回到我們每個人，對於生活的態度，可能是受大環境快節奏生活的影響，也經常是急於求成，忽略了生活本來的意義。當我們過於熱烈地追求目標，我們就只看到「成功」可能性的一面，我們心靈上的視線難免就變得狹隘了。但如果我們是抱着平常的心態，致力於以生活為主，我們就能夠清醒地知道，有成功也會有失敗，那我們也能夠調整好心態，平和地感受生活的不同滋味，這樣的生活，不正是更充實、更有意義的嗎？

生活不像是拍電視劇，不會有那麼多轟轟烈烈的情節起伏，現實生活是平淡的，是緩慢的，也可能是枯燥的。我們不要妄想有什麼快速的捷徑，能夠輕易嘗試各種滋味。如果真的要活出精彩來，不是加快節奏地快進跳過，而是投入到生活中去，慢慢修煉，慢慢品味。愛情是這樣，慢下來的相處方可見真誠，生活同樣是這樣的，慢下來用心去感受，才能領悟到生活的意義。好好生活，慢慢相愛，沿途美好風景等着我們去發現。